

【主持人语】红学研究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从《红楼梦》诞生至今,历经两百余年,已有无数学者站在各自的立场对《红楼梦》进行了这样或那样的阐释和破译,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在究竟该如何破译《红楼梦》的问题上,学术界争议颇多,至今尚无统一论。之所以如此,在木斋教授看来,主要在于尚未寻找到正确的方法论。木斋教授认为,一部文学史研究,其正确的方法论,应该是具有大文学史研究的巨眼,相对于红学研究而言,可以称之为大红学史观。正是从这种大红学史观出发,木斋教授将红学研究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大整体,并在广泛搜集有关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对《红楼梦》进行重新破译。细读木斋教授之来稿,我觉得其研究在红学领域具有突破性意义,因之特设专栏,拟陆续刊发其破译成果,以使其得到有效推广,助益于红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下面所刊发的就是木斋教授破译成果之十一。

## 第十四回 新作者初回旧作者 假宝玉仍扮真宝玉

——石头记甲戌本第十四回评点(系列之11)

木 斋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重庆 400044)

**摘 要:**这一回是新作者脂砚斋的较早回目,也是新旧作者之间较早的争论,说明当时新作者脂砚斋尚未取得旧作者畸笏叟的完全信任;而此一回也分明是脂砚斋代玉写作此书较早的篇章,是对曹頫旧作旧稿的修改和整合。这一时期的宝玉,仍然是曹頫少年时代的故事原型。

**关键词:**脂砚斋;畸笏叟;新作者;旧作者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2019)06-0001-09

**解题:**此一回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在开篇不久,就出现了新老作者之间关于书童彩明是否合于身份和礼节的争论,也正因为这个缘故,甲戌本在本回的诗云题目之前,就出现了对于彩明这一书童是否适当的回复。显然,此一回是新作者脂砚斋的较早回目,也是新旧作者之间较早的争论,说明当时新作者脂砚斋尚未取得旧作者畸笏叟的完全信任;而此一回也分明是脂砚斋代玉写作此书较早的篇章,是对曹頫旧作旧稿的修改和整合。这一时期的宝玉,仍然是曹頫少年时代的故事原型。也就是本一回题目中所说的:“新作者初回旧作者 旧宝玉仍扮新宝玉。”

凤姐用彩明,因自识字不多,且彩明系未冠之童。

[木评:此一回回目之下并无题目,开篇即解释为何“凤姐用彩明”,盖因随后正文之中有眉批:“甲戌眉批:宁府如此大家,阿凤如此身份,岂有使贴身丫头与家里男人答话交事之理呢?此作者忽略之处。”(甲戌本,277页)。此处之评点,虽未署名,但却极为明显,为此书作者之元老畸笏叟之批评此书新加入之写作者脂砚斋的批语,脂砚斋在行文之中已经给予反驳,但仍旧在全回之首加以解释,正说明:1. 此书之评者与作者实为一体;2. 此一回乃为脂砚斋接手参与撰写的第一回,畸笏叟仍还对晚辈脂

砚斋不够信任,因此,以指导者身份横加挑剔;  
3. 被批评者脂砚斋并未接受批评,反而是反唇相讥,坚持己见,显示出脂砚斋足够的自信,也能证明两者之间乃为同一辈分人物。]

写凤姐之珍贵

写凤姐之英气

写凤姐之声势

写凤姐之心机

写凤姐之骄大。

昭儿回,并非林文、琏文,是黛玉正文。

牛,丑也。清,属水,子也。柳拆卯字。彪拆虎字,寅字寓焉。陈即辰。翼火为蛇;巳字寓焉。马,午也。魁拆鬼,鬼,金羊,未字寓焉。侯、猴同音,申也。晓鸣,鸡也,酉字寓焉。石即豕,亥字寓焉。其祖曰守业,即守夜也,犬字寓焉。此所谓十二支寓焉。

路谒北静王,是宝玉正文。

[木评:以上为脂评对本一章写作之构思,也就是本回之写作大纲。]

诗云: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木评:此一回以诗云的形式作为题目,其中的含意很多:

1. 以上仿照甲戌本列出,至此方有此回题目,可以推断,此回回目之下原本并无题目,而是一直到诗云之下,脂砚斋以两诗句概括全回内容,以后变为回目;

2. 此一回的诗云为题,只是脂砚斋的初稿,实际上后来将这一回拆分为两回,贾宝玉路谒北静王的具体内容已经转移到第十五回中,这说明作者在进行扩张性修改中,为了整十回一函,不得不将原十四回拆分为两回,尽管拆分之后,比之前十回每一回的篇幅大幅缩小;

3. 之所以分别以“林如海捐馆”和“贾宝玉路谒北静王”为题,则需要返回前面阅读其提纲说明才能读懂;

4. 此一回所写的葬礼场面,当为畸笏叟石头原作原稿,当是借鉴曹寅 1712 年、曹颀 1724 年死去的场面作为原型。此两次葬礼,曹颀先后作为曹寅亲侄子和嗣子亲历亲为,特别是后一次葬礼,更是作为曹寅嗣子而接任第四任江宁织造。李煦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正月十八日的奏摺中说:

“曹颀病故,蒙万岁天高地厚洪恩,念其孀母无依,家口繁重,特命将曹颀承继袭职,以养贍孤寡,保全全家,亘古所无。……奴才与曹寅父子,谊属至亲,而又同事多年,敢不仰体圣主安怀之心,使其老幼区画得所。奴才谨拟曹颀于本月内择日将曹颀灵柩出城,暂厝祖塋之侧,事毕即奏请赴江宁任所。”<sup>①</sup>

对照前数回的艺术结构来看,风月宝鉴故事原型发生于 1711 年春季前后,到此一回写作葬礼,则应借用曹家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第三任江宁织造曹霁的父亲曹颀之死来发展故事情节,目的是渐次收拢曹颀原作中的旧稿故事,而向脂砚斋代玉写作的宝黛恋情故事的主线索靠拢,可谓是收束旧稿旧人旧事,渐入新稿新人新情。虽然如此,作为此一回中的贾宝玉,其原型为畸笏叟曹颀,而非曹霁,盖因此一回仍为畸笏叟原作旧稿之余绪也。]

话说宁国府中都总管来升闻得里面委请了凤姐,因传齐同事人等,说道:“如今请了西府里琏二奶奶管理内事,倘或他来支取东西,或是说话,我们须要比往日小心些。每日大家早来晚散,宁可辛苦这一个月,过后再歇着,不要把老脸丢了。那是个有名的烈货,脸酸心硬,一时恼了,不认人的。”

众人都道:“有理。”又有一个笑道:“论理,我们里面也须得他来整治整治,都忒不像了。”正说着,只见来旺媳妇拿了对牌来领取呈文京榜纸札,票上批着数目。众人连忙让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数取纸来抱着,同来旺媳妇一路来至

仪门口,方交与来旺媳妇自己抱进去了。

凤姐即命彩明钉造簿册。【甲戌眉批:宁府如此大家,阿凤如此身份,岂有使贴身丫头与家里男人答话交事之理呢?此作者忽略之处。】

【木评:此处实为由石头记旧作演变而为新作之较早痕迹,亦为畸笏叟之较早评语,即对脂砚斋新手的作业评语及修改意见。批文中说:“此作者忽略之处”,故寻查下文回复者即为此书作者。】

【庚辰眉批:彩明系未冠小童,阿凤便于出入使令者。老兄并未前后看明,是男是女,乱加批驳。可笑。】【庚辰眉批:且明写阿凤不识字之故。壬午春。】

【木评:前文眉批“宁府如此大家,阿凤如此身份,岂有使贴身丫头与家里男人答话交事之理呢?此作者忽略之处”,同时见于甲戌本和庚辰本。此事回复,则见于庚辰本紧接于此批之后,明显是脂砚斋回复畸笏叟的指责,说是畸笏叟之评“老兄并未前后看明,是男是女,乱加批驳。可笑”。脂砚斋为李煦晚年得女,畸笏叟曹頌为曹寅之嗣子,两者之间虽然年岁相差十八岁,但从辈分来说,则为表兄妹的关系,故称之为“老兄”。后两段连续回复反驳畸笏叟的修改意见,坚持己见。时间为壬午春,即1762年春天,可知,从1759年己卯以来,三年时光,脂砚斋和畸笏叟进入到石头记修改重评、再评的冲刺阶段,为此书的写作高潮时期。】

即时传来升媳妇,兼要家口花名册来查看,又限于明日一早传齐家人媳妇进来听差等话。大概点了一点数目单册,【甲戌侧批:已有成见。】问了来升媳妇几句话,便坐车回家。一宿无话。

至次日,卯正二刻便过来了。那宁国府中婆娘媳妇闻得到齐,只见凤姐正与来升媳妇分派,众人不敢擅入,只在窗外听觑。【甲戌侧批:传神之笔。】

只听凤姐与来升媳妇道:“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甲戌侧批:先站地步。】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由着你们去,再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话,【甲戌侧批:此话听熟了。一叹!】如今可要依着我行,【甲戌侧批:婉转得妙!】错我半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现清白处治。”

说着,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册,按名一个一个的唤进来看视。

一时看完,便又吩咐道:“这二十个分作两班,一班十个,每日在里头单管人客来往倒茶,别的事不用他们管。这二十个也分作两班,每日单管本家亲戚茶饭,别的事也不用他们管。这四十个人也分作两班,单在灵前上香添油,挂幔守灵,供茶供饭,随起举哀,别的事也不与他们相干。这四个人单在内茶房收管杯碟茶器,若少一件,便叫他四个人描赔。这四个人单管酒饭器皿,少一件,也是他四个人描赔。这八个人单管监收祭礼。这八个人单管各处灯油、蜡烛、纸札,我总支了来,交与你八个,然后按我的定数再往各处去分派。这三十个每日轮流各处上夜,照管门户,监察火烛,打扫地方。这下剩的按着房屋分开,某人守某处,某处所有桌椅古董起,至于痰盒掸帚,一草一苗,或丢或坏,就和守这处的人算帐描赔。来升家的每日揽总查看,或有偷懒的,赌钱吃酒的,打架拌嘴的,立刻来回我。你有徇情,经我查出,三四辈子的老脸就顾不成了。如今都有了定规,以后那一行乱了,只和那一行说话。素日跟我的人,随身自有钟表,不论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时辰。横竖你们上房里也有时辰钟。卯正二刻我来点卯,已正吃早饭,凡有领牌回事的,只在午初刻,戌初烧过黄昏纸,我亲到各处查一遍,回来上夜的交明钥匙。第二日还是卯正二刻过来。说不得咱们大家辛苦这几日,【甲戌侧批:是协理口气,好听之至!】【庚辰侧批:所谓先礼后兵是也。】事完了,你们家大爷

自然赏你们。”【庚辰侧批：滑贼，好收煞。】

【木评：《红楼梦》书中有两种不同的文字，需要辨析得清楚，一种是脂砚斋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原型来写的，其写作起来，自然是万斛源泉汨汨而出，如书中前六回文字及后面的黛玉葬花之类，此为此书之精华乐章；另一类文字，为在石头旧稿基础之上的整合，虽然也融入了作者人生经历中的见闻、观察，但毕竟隔了一层。此一回与下一回，均与书中的黛玉、英莲等人无关，即与此书作者脂砚斋直接的人生经历无关，仅仅是利用素材来创作的小说，虽然写凤姐人物刻画生动，但毕竟有别，各位看官需要有此辨析。】

说毕，又吩咐按数发与茶叶、油烛、鸡毛掸子、笤帚等物。一面又搬取家伙：桌围、椅搭、坐褥、毡席、痰盒、脚踏之类。一面交发，一面提笔登记，某人管某处，某人领某物，开得十分清楚。

众人领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时只拣便宜的做，剩下的苦差没个招揽。各房中也不能趁乱失迷东西。便是人来客往，也都安静了，不比先前一个正摆茶，又去端饭，正陪举哀，又顾接客。如这些无头绪，荒乱、推托、偷闲、窃取等弊，次日一概都蠲了。

凤姐儿见自己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见尤氏犯病，贾珍又过于悲哀，不大进饮食，自己每日从那府中煎了各样细粥，精致小菜，命人送来劝食。【庚辰眉批：写凤之心机。】贾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厦内，单与凤姐吃。【庚辰眉批：写凤之珍贵。】那凤姐不畏勤劳，天天于卯正二刻就过来点卯理事，【庚辰眉批：写凤之英勇。】独在抱厦内起坐，不与众妯娌合群，便有堂客来往，也不迎会。【庚辰眉批：写凤之骄大。如此写得可叹可笑。】

【木评：作者有意刻写凤姐之心机、珍贵、英勇、骄大，不明内里者会以为是将凤姐作为正面人物或者是巾帼须眉来刻画，却不知，凤姐原本

是赫寿家族之人，也就是此书原作者家族的仇人，脂砚斋如此处理，正为了全书之最后的悲剧结局，因此，此处有“如此写得可叹可笑”之评。】

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应佛僧正开方破狱，传灯照亡，参阎君，拘都鬼，延请地藏王，开金桥，引幢幡；那道士们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禅僧们行香，放焰口，拜水忏；又有十三众尼僧，搭绣衣，趺红鞋，在灵前默诵接引诸咒，十分热闹。那凤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至寅正，平儿便请起来梳洗。及收拾完备，更衣盥手，吃了几口奶子糖粳粥，漱口已毕，已是卯正二刻了。

来旺媳妇率领诸人伺候已久，凤姐出至厅前，上了车，前面打了一对明角灯，大书“荣国府”三个大字，款款来至宁府。大门上门灯朗挂，两边一色戳灯，照如白昼，白汪汪穿孝仆从两边侍立。请车至正门上，小厮等退去，众媳妇上来揭起车帘。

凤姐下了车，一手扶着丰儿，两个媳妇执着手把灯罩，簇拥着凤姐进来。宁府诸媳妇迎上来请安接待。凤姐缓缓走入会芳园中登仙阁灵前，一见了棺材，那眼泪恰似断线之珠，滚将下来。院中许多小厮垂手伺候烧纸。凤姐吩咐得一声：“供茶烧纸。”只听一棒锣鸣，诸乐齐奏，早有人端过一张大圈椅来，放在灵前，凤姐坐了，放声大哭。【庚辰侧批：谁家行事，宁不堕泪？】于是里外男男女女，见凤姐出声，都忙接声嚎哭。一时贾珍尤氏遣人来劝，凤姐方才止住。

【木评：凤姐必得带头放声大哭，此为仪式需要，宁不知贾珍之死，凤姐也难脱干系。】

来旺媳妇献茶漱口毕，凤姐方起身，别过族中诸人，自入抱厦内来，按名查点，各项人数都已到齐，只有迎送亲客上的一人未到。【庚辰侧批：须得如此，方见文章妙用。余前批非谬。】即命传到。那人已张惶愧惧。凤姐冷笑【甲戌侧批：凡凤姐恼时，偏偏用“笑”字，是章法。】道：“我说

是谁误了，原来是你！【庚辰侧批：四字有神，是有名姓上等人口气。】你原比他们有体面，所以才不听我的话。”那人道：“小的天天来的早，只有今儿，醒了觉得早些，因又睡迷了，来迟了一步，求奶奶饶过这次。”

正说着，只见荣府中的王兴媳妇来了，【甲戌侧批：惯起波澜，惯能忙中写闲，又惯用曲笔，又惯错综，真妙！】【庚辰侧批：偏用这等闲文间住。】在前探头。凤姐且不发放这人，【庚辰侧批：的是凤姐作派。】却先问：“王兴媳妇作什么？”王兴媳妇巴不得先问他完了事，连忙进去说：“领牌取线，打车轿上网络。”【庚辰侧批：是丧事中用物，闲闲写却。】说着，将个帖儿递上去。凤姐命彩明念道：“大轿两顶，小轿四顶，车四辆，共用大小络子若干根，用珠儿线若干斤。”凤姐听了，数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记，取荣国府对牌掷下。王兴家的去了。

凤姐方欲说话时，见荣国府的四个执事人进来，都是要支领东西领牌来的。凤姐命彩明要了帖念过，听了一共四件，指两件说道：“这两件开销错了，再算清了来取。”【庚辰侧批：好看煞，这等文字。】说着掷下帖子来。那二人扫兴而去。

凤姐因见张材家的在旁，【庚辰侧批：又一顿挫。】因问：“你有什么事？”张材家的忙取帖儿回说：“就是方才车轿围作成，领取裁缝工银若干两。”凤姐听了，便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记。待王兴家的交过牌，得了买办的回押相符，然后方与张材家的去领。一面又命念那一个，是为宝玉外书房完竣，支买纸料糊裱。【庚辰侧批：却从闲中，又引出一件关系文字来。】凤姐听了，即命收帖儿登记，待张材家的缴清，又发与这人去了。

凤姐便说道：“明儿他也睡迷了，后儿我也睡迷了，【甲戌侧批：接上文，一点痕迹俱无，且是仍与方才诸人说话神色口角。庚辰侧批：接的紧，且无痕迹，是山断云连法也。】将来都没了人了。本来要饶你，只是我头一次宽了，下次人就

难管，不如现开发的好。”登时放下脸来，喝令：“带出去，打二十板子！”一面又掷下宁国府对牌：“出去说与来升，革他一月银米！”

众人听说，又见凤姐眉立，【庚辰侧批：二字如神。】知是恼了，不敢怠慢，拖人的出去拖人，执牌传谕的忙去传谕。那人身不由己，已拖出去挨了二十大板，还要进来叩谢。凤姐道：“明日再有误的，打四十，后日的六十，有挨打的，只管误！”说着，吩咐：“散了罢。”窗外众人听说，方各自执事去了。

彼时宁国荣国两处执事领牌交牌的，人来人往不绝，那抱愧被打之人含羞去了，【甲戌侧批：又伏下文，非独为阿凤之威势费此一段笔墨。】这才知道凤姐利害。众人不敢偷闲，自此兢兢业业，【庚辰侧批：收拾得好。】执事保全。不在话下。

【木评：以上一大段落，写凤姐立威，写得一波三折、摇曳生姿，可谓是此一回的华彩乐段。先是写凤姐自入抱厦内来，按名查点，各项人数都已到齐，只有迎送亲客上的一人未到。即命传到。那人已张惶愧惧。凤姐冷笑道：“我说是谁误了，原来是你！你原比他们有体面，所以才不听我的话。”此人是谁，作者并不写明，正如庚辰侧批所说：“四字有神，是有名姓上等人口气。”显然是一位有名有姓、在府中有一定身份的人，读者原本的预期是较为强硬的态度，但作者偏偏安排此人服软认错的态度：

那人道：“小的天天来的早，只有今儿，醒了觉得早些，因又睡迷了，来迟了一步，求奶奶饶过这次。”

如此的地位，如此的态度，如此的原因，按理说凤姐处理为下不为例更为合情合理，但作者偏偏不这样安排情节，而是如同后文所展示的，节外生枝：她先暂不处理这位迟到者，而是忙于处理他人的请示，偏偏也巧，此时来请示签字者络绎不绝，先是王兴媳妇，继之四个执事，

在处理四个执事过程中,凤姐可谓是架子摆足,威风四射:凤姐命彩明要了帖念过,听了一共四件,指两件说道:“这两件开销错了,再算清了来取。”说着掷下帖子来。那二人扫兴而去。要彩明念帖子而非自己看,没文化反而成为了权势的道具,指明其中两件开销错了,掷下帖子,连续的几个动作,可谓力透纸背,人物形象凸起于纸面。

最后再回到对迟到者的处理,这种写法,被脂砚斋自己总结为“山断连云法”,也就是在处理迟到者的情节中,有意断开不作处理,而看作断开,实则期间的每一个情节,都是紧密联系着的,此谓“山断连云法”。亦可知,写作者是有意按照一定的写作章法来谋篇布局,行文刻写。]

如今且说宝玉【庚辰侧批:忙中闲笔。】因见今日人众,恐秦钟受了委曲,因默与他商议,要同他往凤姐处来坐。秦钟道:“他的事多,况且不喜人去,咱们去了,他岂不烦腻。”【甲戌侧批:纯是体贴人情。】宝玉道:“他怎好腻我们,不相干,只管跟我来。”说着,便拉了秦钟,直至抱厦。凤姐才吃饭,见他们来了,便笑道:“好长腿子,快上来罢。”

【木评:“好长腿子,快上来罢”,不知何地方言,如此生动,非读书人之笔墨也。]

宝玉道:“我们偏了。”【庚辰侧批:家常戏言,毕肖之至!】凤姐道:“在这边外头吃的,还是那边吃的?”宝玉道:“这边同那些浑人【甲戌侧批:奇称。试问谁是清人?】吃什么!原是那边,我们两个同老太太吃了来的。”一面归坐。

凤姐吃毕,就有宁国府中的一个媳妇来领牌,为支取香灯事。凤姐笑道:“我算着你们今儿该来支取,总不见来,想是忘了。这会子到底来取,要忘了,自然是你们包出来,都便宜了我。”那媳妇笑道:“何尝不是忘了,【甲戌侧批:此妇亦善迎合。庚辰侧批:下人迎合凑趣,毕真。】方才想起来,再迟一步,也领不成了!”说罢,领牌

而去。一时登记交牌。

秦钟因笑道:“你们两府里都是这牌,倘或别人私弄一个,支了银子跑了,怎样?”【庚辰侧批:小人语。】凤姐笑道:“依你说,都没王法了。”宝玉道:“怎么咱们家没人领牌子做东西?”【庚辰侧批:写不理家务公子之语。】凤姐道:“人家来领的时候,你还做梦呢。【庚辰侧批:言甚是也。】我且问你,你们这夜书多早晚才念呢?”【庚辰侧批:补前文之未到。】

【木评:前一段采用山断连云法来铺写凤姐借助处理一名有头有脸迟到者,写得气象森严,犹如包拯断案,龙虎两铡,又如铜锣金鼓,关西大汉。随后,自然要以笙箫丝弦、曼声柔曲来加以平复,于是,先有宝玉的忙中闲笔,继之以凤姐和颜悦色与一位媳妇的对话,再回到秦钟宝玉的情节之中。可谓是一张一弛,张弛有序。]

宝玉道:“巴不得这如今就念才好,他们只是不快给收拾出书房来,这也无法。”凤姐笑道:“你请我一请,包管就快了。”宝玉道:“你要快也不中用。他们该作到那里的,自然就有了。”凤姐笑道:“便是他们作,也得要东西,搁不住我不给对牌是难的。”宝玉听说,便猴【庚辰侧批:诗中知有炼字一法,不期于《石头记》中多得其妙。】向凤姐身上立刻要牌,说:“好姐姐,给出牌子来,叫他们要东西去。”凤姐道:“我乏的身子上生疼,还搁的住揉搓。你放心罢,今儿才领了纸裱糊去了,他们该要的还等叫呢,可不傻了?”宝玉不信,凤姐便叫彩明查册子与宝玉看了。

【木评:“猴向凤姐身上”何等生动,石头记中此类用语甚多,如刘姥姥初进荣国府中的“蹭”字,亦同此类,脂评特意指出:“诗中知有炼字一法,不期于《石头记》中多得其妙”,正指出其炼字之法。]

正闹着,人回:“苏州去的人昭儿来了。”【甲戌侧批:接得好!】凤姐急命唤进来。昭儿打千儿请安。凤姐便问:“回来做什么的?”昭儿道:“二

爷打发回来的。林姑老爷是九月初三日巳时没的。【甲戌眉批:颦儿方可长居荣府之文。】二爷带了林姑娘【庚辰侧批:暗写黛玉。】同送林姑老爷灵到苏州,大约赶年底就回来。二爷打发小的来报个信请安,讨老太太示下,还瞧瞧奶奶家里好,叫把大毛服带几件去。”凤姐道:“你见过别人了没有?”昭儿道:“都见过了。”说毕,连忙退去。

[木评:此一回的回前评,脂砚斋有一句评语,似乎是没头没脑,令人莫名其妙:“昭儿回,并非林文、琏文,是黛玉正文。”]

不知其内里何意。读至此处,方可解得:由于这连续几回皆为石头旧作,脂砚斋不得不将自己处理为离开此地,借故父亲身亡,返回故里处理丧事。到这个回次,风月宝鉴、秦可卿病死,凤姐借到宁府处理丧事,这一连串的情节接近尾声,书中的林黛玉,也就是此书的作者脂砚斋,自然也就该返回故事的中心线索之中,重回表演的舞台。所以,脂评特意指明:“昭儿回,并非林文、琏文,是黛玉正文。”意思是,写昭儿回,表面是写林如海死去,写贾琏返回,都不是作者本意,本意是写黛玉,正与作者的破译和阐释吻合。]

凤姐向宝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咱们家住长了。”【庚辰侧批:此系无意中之有意,妙!】宝玉道:“了不得,想来这几日他不知哭的怎样呢!”说着,蹙眉长叹。

[木评:由此处,甄宝玉变为贾宝玉,畸笏叟变为曹雪芹之宝玉。凡有黛玉处之宝玉,即为真正的贾宝玉。]

凤姐见昭儿回来,因当着人未及细问贾琏,心中自是记挂,待要回去,争奈事情繁杂,一时去了,恐有延迟失误,惹人笑话。少不得耐到晚上回来,复令昭儿进来,细问一路平安信息。连夜打点大毛衣服,和平儿亲自检点包裹,再细细追想所需【蒙侧批:“追想所需”四字,写尽能事

者之所以为能事者之底蕴。】何物,一并包藏交付昭儿。又细细吩咐昭儿“在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爷生气;时时劝他少吃酒,别勾引他认得浑账老婆,【甲戌侧批:切心事耶?】”“回来打折你的腿”【甲戌侧批:此一句最要紧。】等语。赶乱完了,天已四更将尽,总睡下又走了困,【庚辰侧批:此为病源伏线。后文方不突然。】不觉又是天明鸡唱,忙梳洗过宁府中来。

那贾珍因见发引日近,亲自坐车,带了阴阳司吏,往铁槛寺来踏看寄灵所在。又一一嘱咐住持色空,好生领备新鲜陈设,多请名僧,以备接灵使用。色空忙看晚斋。贾珍也无心茶饭,因天晚不得进城,就在净室胡乱歇了一夜。次日早,便进城来料理出殡之事,一面又派人先往铁槛寺,连夜另外修饰停灵之处,并厨茶等项接灵人口坐落。

[木评:前文所引李煦奏折:“奴才谨拟曹颀于本月内择日将曹颀灵柩出城,暂厝祖塋之侧”,此处说:“那贾珍因见发引日近,亲自坐车,带了阴阳司吏,往铁槛寺来踏看寄灵所在”,正可一一对应。]

里面凤姐见日期有限,也预先逐细分派料理,一面又派荣府中车轿人从跟王夫人送殡,又顾自己送殡去占下处。目今正值缮国公诰命亡故,王邢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殡;西安郡王妃华诞,送寿礼;镇国公诰命生了长男,预备贺礼;又有胞兄王仁连家眷回南,一面写家信禀叩父母并带往之物;又有迎春染病,每日请医服药,看医生启帖、症源、药案等事,亦难尽述。又兼发引在途,因此忙的凤姐茶饭也没工夫吃得,坐卧不得清静。【庚辰眉批:总得好。】

[木评:畸笏叟读至此,已经对脂砚斋笔墨佩服之极,此后基本没有批评语,只有赞赏语。另,此评见于庚辰本295页眉批大字,为畸笏叟笔迹。]

刚到了宁府,荣府的人又跟到宁府;既回到

荣府,宁府的人又找到荣府。凤姐见如此,心中倒十分欢喜,并不偷安推托,恐落人褒贬,因此日夜不暇,筹理得十分的整肃。于是合族上下无不称叹者。

这日伴宿之夕,里面两班小戏并耍百戏的与亲朋堂客伴宿,尤氏犹卧内于室,一应张罗款待,独是凤姐一人周全承应。合族中虽有许多妯娌,但或有羞口的,或有羞脚的,或有不惯见人的,也有惧贵怯官的,种种之类,俱不及凤姐举止舒徐,言语慷慨,珍贵宽大;因此也不把众人放在眼里,挥霍指示,任其所为,目若无人。【甲戌侧批:写秦氏之丧,却只为凤姐一人。】

一夜中灯明火彩,客送官迎,那百般热闹,自不用说的。至天明,吉时已到,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请灵,前面铭旌上大书“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庚辰眉批:“兆年不易之朝,永治太平之国”,奇甚妙甚!】浩封一等宁国公冢孙妇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尉享强寿贾门秦氏恭人之灵柩”。一应执事陈设,皆系现赶着新做出来的,一色光艳夺目。宝珠自行未嫁女之礼外,摔丧驾灵,十分哀苦。

那时官客送殡的,有镇国公牛清之孙现袭一等伯牛继宗,理国公柳彪之孙现袭一等子柳芳,齐国公陈翼之孙世袭三品威镇将军陈瑞文,治国公马魁之孙世袭三品威远将军马尚,修国公侯明之孙世袭一等子侯孝康;缮国公诰命亡故,其孙石光珠守孝不曾来得。【庚辰眉批:牛,丑也。清,属水,子也。柳拆卯字。彪拆虎字,寅字寓焉。陈即辰。翼火为蛇;巳字寓焉。马,午也。魁拆鬼,鬼,金羊,未字寓焉。侯、猴同音,申也。晓鸣,鸡也,酉字寓焉。石即豕,亥字寓焉。其祖曰守业,即守夜也,犬字寓焉。此所谓十二支寓焉。】这六家与荣宁二家,当日所称“八公”的便是。余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孙,西宁郡王之孙,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孙世袭二等男蒋子宁,定城侯之孙世袭二等男兼京营游击谢鲸,襄阳侯之

孙世袭二等男戚建辉,景田侯之孙五城兵马司裘良。余者锦乡侯公子韩奇,神威将军公子冯紫英,卫若兰等诸王孙公子,不可枚数。

【木评:其中提及“忠靖侯史鼎”,李煦之子名为李鼎,即脂砚斋之兄,其人平生并未有官职,但此一处出现史鼎,意在暗示书中的史家,即为李煦家族。但史湘云其人,却并非史家之家族本身之人,而是史家之女眷,随夫姓而为史姓,史湘云即为书中之娇杏。】

堂客算来亦有十来顶大轿,三四十小轿,连家下大小轿车辆,不下百十余乘。连前面各色执事、陈设、百耍,浩浩荡荡,一带摆出三四里远来。

走不多时,路旁彩棚高搭,设席张筵,和音奏乐,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王府东平王府祭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座是西宁郡王,第四座是北静郡王的。原来这四王,当日惟北静王功高,及今子孙犹袭王爵。现今北静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性情谦和。

近闻宁国公冢孙媳告殁,因想当日彼此祖父相与之情,同难同荣,未以异姓相视,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丧上祭,如今又设路祭,命麾下的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更入朝,公事一毕,便换了素服,坐大轿鸣锣张伞而来,至棚前落轿。手下各官两旁拥侍,军民人众不得往还。一时只见府大殡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从北而至。

【木评:“压地银山一般”,何等形象生动。此次殡葬仪式,乃以1711年曹珍殇为原型。时年畸笏叟十二三岁,但毕竟亲身参与,曹霁及脂砚斋均尚未出生,是故,此一章回,主要是脂砚斋根据原作者原稿整合修改而成,类此场面,均应为原稿畸笏叟之笔墨。】

【庚辰眉批:数字道尽声势。壬午春。畸笏老人。】

【木评:此处当为畸笏叟首次将笔名修改为



“畸笏老人”，是由“畸笏”到“畸笏叟”之中间过渡。此一评语见于庚辰本 298 页，而不见于甲戌本。]

早有宁府开路传事人看见，连忙回去报与贾珍。贾珍急命前面驻扎，同贾赦贾政三人连忙迎来，以国礼相见。水溶在轿内欠身含笑答礼，仍以世交称呼接待，并不妄自尊大。贾珍道：“犬妇之丧，累蒙郡驾下临，荫生辈何以克当。”水溶笑道：“世交之谊，何出此言。”遂回头命长府官主祭代奠。贾赦等一旁还礼毕，复身又来谢恩。

水溶十分谦逊，因问贾政道：“那一位是衔玉而诞者？”【庚辰眉批：忙中闲笔，点缀玉兄，方不是正文中之正人。作者良苦。壬午春。畸笏。】几次要见一见，都为杂冗所阻，想今日是来的，何不请来一会？”

[木评：一般认为，北静王为十三阿哥允祥之原型。十三阿哥允祥与曹頫关系密切，屡见于相关的史料记载中。如雍正二年曹頫奏摺请安，雍正回复说：“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不要乱跑门路，……除怡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拖累自己。”②

故此处之宝玉，亦应以原作者曹頫为原型，而非与黛玉恋爱之曹霁为原型。故畸笏在此处特意评论说：“作者良苦。壬午春。畸笏。”作者指的是脂砚斋，在此处特意安排了他的恩人也

是政治保护人十三王爷出场，对此表示感谢之情。]

贾政听说，忙回去，急命宝玉脱去孝服，领他前来。那宝玉素日就曾听得父兄亲友人等说闲话时，赞水溶是个贤王，【蒙侧批：宝玉见北静王，是为后文伏线。】且生得才貌双全，风流潇洒，每不以官俗国体所缚。每思相会，只是父亲拘束严密，无由得会，今日反来叫他，自是喜欢。一面走，一面早瞥见那水溶坐在轿内，好个仪表人才。不知近看时又是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木评：返回回首，看此回题目“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可知，宝玉和北静王的会面，原本是此一回之重要场景，但在后来的版本中，在此回中仅仅是开了一个头，大体可知，十四回和十五回原本应该是一回，因为前面增添了前十回，必得借助一些后面的文字增补上去以便衔接，如此，第二个十回欲要保持不动，则不得不将此一回拆分为两回。]

注释：

- ①李煦：《安排曹颀后事摺》，《李煦奏摺》，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70 页。
- ②雍正皇帝《江宁织造曹頫请安摺》，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故宫博物院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材料》，1975 年版，第 165 页。

[责任编辑 杨捷]

## Critical Comments on the Fourteenth Chapter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n the Jiaxu Edition XI

MU Zhai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This chapter is the earlier one wrote by Zhiyanzhai, a new author, also in which the debate appears between old and new authors, shows that Zhiyanzhai didn't get Jihusou's complete trust at that time. Therefore, this chapter is the earlier one wrote by Zhiyanzhai as the prototype of Lin Daiyu, also it is the revision and integration of Cao Fu's original manuscript. In this period, Baoyu is still a prototype of teenage Cao Fu.

**Key words:** Zhiyanzhai; Jihusou; new author; old author